

新世纪

前瞻丛书

后资本主义社会

〔美〕彼得·德鲁克著

POST-CAPITALIST
SOCIETY

上海译文出版社

新世纪前瞻丛书

后资本主义社会

[美] 彼得·德鲁克著

张星岩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Peter F. Drucker
POST-CAPITALIST SOCIETY
Butterworth-Heinemann Ltd, 1993
根据伦敦巴特沃思-海涅曼出版公司 1993 年版译出

Copyright ©1993 by Peter F. Drucke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eter F.
Drucker and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图字:09—1997—138 号

后资本主义社会
〔美〕彼得·德鲁克 著
张星岩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文华新技术公司排版
上海市印刷十一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25 插页 4 字数 156,000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7-5327-2133-7/C·012
定价:14.20 元

中译本序

后现代,后工业,后资本主义……这些是西方学者喜爱使用的术语,所谓“后”,尽管后接的名词不同,其所涵盖的内容随着后续的词语而各有不同,但就其表示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则是同一的,都是特指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直至目前这一历史阶段。本书作者彼得·德鲁克将后资本主义界定为其上限为本世纪40年代,而其下限则断为下世纪20年代,似乎显得有些臆测。

由此,彼得·德鲁克这位80多岁高龄而又多产的美国资深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管理学家的这部近著《后资本主义社会》(1993年)是对本世纪下半叶迄至目前关于西方发达国家——不仅仅是西方发达国家而且包括东方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及地区,40多年来在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发展变化的回顾,和它们在未来的21世纪新时代中将会展现的面貌的瞻望。

作者在“导言”中指出,近40多年来,世界处于一种巨大的转变之中,处于他称之为向着“后资本主义社会”(亦即知识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这个过程,“如果历史能作向导的话,(作者说)它要到2010年或2020年才会完成”。但是它(现在)已经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道德的面貌。作者随即以“社

会”、“政体”和“知识”三部分描述这个新的社会在阶级关系的变化、国家职能的变化以及国家之间的新的组织、结构的建立：这个“肯定是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它的主要资源将是知识；它同时又是个多组织的社会”，“真正控制资源和绝对是决定性的‘生产要素’是知识”，而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或劳动力。这对于我们早在 70 年代即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人们是有共识的。作者认为发达国家通过生产力革命、管理革命而进入知识社会。社会阶级划分已不再是“资本家与无产者”，而是“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资本家已从“顶峰上下降，被（管理革命的成果）职业经理所取代”。养老基金，而不是老牌资本家“日益控制了金钱的供应和分配”。而在政体上，民族国家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40 多年中“逐渐失去了作为唯一的权力机构的地位”，代之以特大国家和多种跨国的、地区的多国组织。作者在作上述的阐说时，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或多或少业已出现某些迹象甚至已经有所见于事实，因此具有一定的明晰性和说服力。但是涉及第三部分“知识”时，无疑由于大都出于预测或设想不免显得散乱浮泛。正如有位评论家刊在英国《经济学家》上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实际上是两部不同的书。前半部是德鲁克先生关心了 20 年之久的思想的具有雄辩力的综合叙述，即使对那些熟悉他的著作的读者来说，这些篇章仍然是激动人心的，但是后半部当他勾画‘知识’社会的未来并为这个社会提供必需的变化而开出药方时，则予人以失望之感，远见卓识的洞察力让位于仅仅是一般的告诫。”此外，出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偏见，在论述到当前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新现实”、“新社会”^①时，往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命题妄加非议。特别是 1991 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解体以后,更其如此,说什么“马克思主义在道德上和经济上都已失败”。但是他们又不同于反动政客,他们从学术上仍然不得不承认“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唯一条理清楚的意识形态,而且在世界大多数人看来是不可战胜的”。

因此,尽管如此,这部出之于专注于管理学研究的专家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也仍然是值得中国读者一读的,我们将从中看到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40多年来在政治、经济、社会这些方面经历巨大的发展变化的轨迹;二次大战以后箭拔弩张的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已让位于求同存异,在金融商贸等经济领域内达到互惠互补,以及重视市场经济以及市场在经济领域内不容忽视的调剂作用等等,已成为带有规律性的世界经济运作的重要举措,得到各国广泛的认同。作者在本书中反复指出,21世纪将是后资本主义社会,是知识社会长入并完成的一个世纪,“知识是今天唯一有意义的资源”,“知识是一种效用,是获得社会和经济的效益的手段”,“将知识应用于知识——管理”等等。这些话,对行将跨入高科技迅猛发展的21世纪的我们是值得深思的。

汤永宽

1998年3月

① 彼得·德鲁克有著述分别以《新现实》(1989年)和《新社会》(1949年)命名。

致 谢

我非常感谢我的老朋友、长期以来一直任我的编辑的美国人小卡斯·坎菲尔德。他耐心地听取我无数次的建议和提纲,并在我前进每一步时都给予鼓励。他仔细阅读我的初稿,提出极为有益的意见和批评。我还要感谢另一位老朋友马里恩·布哈贾。他审阅了本书的初稿,并在修改和编辑过程中给予很大帮助。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传记的作者、密执安州弗林特通用汽车工程与管理学院的罗纳德·格林伍德教授一丝不苟地阅读了(第一章中)我对泰勒和科学管理的评论。第六章最后一节的成文得感谢已故罗伯特·格林科夫(尤其是1977年保利斯特出版社出版的他的那本博学多才、讨人喜欢的《公仆领导》),1990年道布尔迪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斯·德普雷的《领导乃一门艺术》一书,以及与两位朋友以及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的富勒神学院院长戴维·阿伦·哈伯德博士的多次讨论。我的助手霍莉·豪克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无畏地与我那变化多端的笔迹作战。对上述所有的人,均致以衷心的感谢。

加里福尼亚州,克莱尔蒙特

1992年感恩节

目 录

致谢 I

导言 转变 1

后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政体 4

向知识社会转变 6

胜过民族国家? 9

第三世界 14

社会—政体—知识 15

第一部分 社会

1 从资本主义到知识社会 21

知识的新含义 26

工业革命 29

生产力革命 35

管理革命 43

从知识到学科 48

2 组织的社会 51

组织的职能 52

组织:一种独立的种	53
组织的特色	56
组织是破坏稳定的因素	60
雇员社会	65
3 劳动力和资本及其未来	71
劳动力仍是一种资产吗?	72
需要多少劳动力,以及什么类型?	74
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	77
养老基金及其所有者	78
公司管理	81
使管理部门负有责任	84
4 新劳动大军的生产力	86
队伍作用和协同工作	88
集中的需要	92
改组组织	95
向外采购	96
防止新的阶级冲突	98
5 以责任为基础的组织	100
正确变成错误之处	100
什么是社会责任?	103
权力与组织	105
从指挥到信息	109
从信息到责任	110
使每个人成为贡献者	112

第二部分 政体

6	从民族国家到特大国家	115
	似非而是的民族国家的说法	116
	特大国家的方方面面	123
	保姆国家	124
	特大国家:经济的主人	126
	财政国家	127
	冷战国家	129
	日本乃例外	131
	特大国家是否已起作用?	133
	政治拨款国家	136
	冷战国家:成功的失败	138
7	跨国主义、地区主义、部落主义	143
	货币没有祖国	144
	信息也没有祖国	145
	跨国的需要:生态环境	147
	扑灭恐怖主义	148
	跨国军备控制	149
	新现实:地区主义	150
	部落主义的再现	154
	需要根基	156
8	政府需要转向	159
	军事援助的无益	162
	要放弃哪些经济政策?	163
	精力集中于何处	166

超越保姆国家	167
9 凭借社会部门取得公民身份	169
爱国主义还不够	171
对社区的需要	173
正在消失的工厂社区	174
作为公民的志愿者	175

第三部分 知识

10 知识：它的经济学；它的生产力	181
知识经济学	183
知识生产力	185
管理的要求	189
只是融会贯通	191
11 应负起责任的学校	194
新的业绩要求	198
学会如何学习	200
社会中的学校	203
作为伙伴的学校	206
应负起责任的学校	207
12 有知识的人	210

导言

转 变

在西方历史上,每隔几百年,就会出现急剧转变。我们会跨越一道我在前一本书(《新现实》,1989年)中所称的“分界线”。短短几十年里,社会重建自己——它的世界观、基本价值观、社会和政治结构、人文科学、主要的制度。50年过后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那时出生的人甚至无法想象他们的祖父母所生活的以及他们的父母所出生的世界。

目前,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转变中。它正在创造后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本书的主题。

这样的一个转变在13世纪曾发生过,当时的欧洲世界几乎一夜之间就变成居于新城市的中心了。城市行会出现了,成了新的社会统治集团,长途贸易复兴了;哥特式建筑成了显赫的城市新建筑,实际上简直是资产阶级的建筑;新的西恩那派的画^①兴起了;人们转向亚里士多德,视之为智慧的源泉;城市大学取代位于农村的与世隔绝的修道院成了文化中心;新的城市修道会,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成了宗教、学问和精神的载体;几十年间,由使用拉丁语转变为使用本地语,而但丁则开创了欧洲文学。

200年后,从1455年谷登堡发明活字印刷以及随之出现以

活字印刷的书至 1517 年马丁·路德的基督教改革运动的 60 年间,发生了又一次转变。这是欧洲文艺复兴兴起,而于 1470 年至 1500 年间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达到顶峰;重新发现古迹;欧洲人发现美洲;自古罗马军团以来建立第一支常备军西班牙步兵;重新发明解剖学,并用它进行科学探究以及阿拉伯数字在西方得以普遍采用的 60 年。同样,这是一个生活在 1520 年的人无法想象的他的祖父母生活过而他的父母诞生于其中的世界。

下一次转变始于 1776 年,此时美国正进行着独立战争,此时正值瓦特改进的蒸汽机问世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转变于 40 年后在滑铁卢^②结束。这 40 年是所有现代的种种“主义”诞生的时期。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产业革命都出现在这 40 年里。这个时期还诞生了现代大学(柏林大学于 1809 年创立),不仅如此,还出现了普遍性的学校教育。这 40 年里犹太人获得了解放,到 1815 年罗特希尔德家族^③成了使国王和王子相形见绌的强大力量。这 40 年实际上产生了新的欧洲文明。同样,这是一个生活在 1820 年的人无法想象的他的祖父母生活过而他的父母诞生于其中的世界。

200 年后,我们的时代也是处在这样的一个转变时期。然而,这一次并不仅限于西方社会和西方历史。这是一次根本性

① 13 至 14 世纪兴起于意大利中部城市西恩那的画派。——译者

② 比利时中部城镇,1815 年拿破仑军队大败之处。——译者

③ 罗特希尔德家族,系指德籍犹太人 M·A·罗特希尔德(1743—1812 年)与其长子在法兰克福经营银行,其余四子则分别在维也纳、伦敦、那不勒斯、巴黎开设分行,成为欧洲著名银行世家,发展成 19 世纪欧洲经济史上有影响的银行集团。——译者

的变化,不再有“西方”历史,甚至不再有“西方”文明。只有世界历史和世界文明,但这两者都是“西方化”了的。目前的转变究竟始于日本作为第一个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大国出现——即1960年左右——还是始于电子计算机,即始于信息变得极为重要之际,这尚可争论。我自己的意见是,转变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士兵权利法》,它给了美国每一位复员士兵上大学的钱,这在30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可能毫无意义。《美国士兵权利法》以及美国退伍军人作出的热烈反应标志着向知识社会的转变。将来历史学家很可能会把它看作为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

显然,我们目前仍处在这个转变之中,如果历史能作向导的话,它要到2010年或2020年才会完成。但是,它已经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道德的面貌。没有一个在1990年诞生的人能够想象他的祖父母(即我这一代人)成长和他的父母出生的世界。

试图理解1455年开始的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到现代世界的这一转变,首次成功的尝试要晚到50年之后,直到哥白尼写于1510年至1514年间的《纪事》;马基雅维里写于1513年的《君主论》;米开朗琪罗于1510年至1512年间在西斯廷教堂天顶作的综合和超越了文艺复兴时期所有艺术的油画;以及16世纪30年代在特伦托主教会议上作出的重建天主教会决定才成为事实。

下一个转变,即200年前发生的和由美国独立战争开始的转变,则在60年后,在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的分别于1835年和1840年出版的两卷本《美国民主》中第一次得到理解和分析。

现在我们已经深深步入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回过头来审视和修订资本主义时代的和民族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

的历史。所以本书将重新审视即将过去的这个时期,从新的观点看一些事情可能令人大吃一惊(它们已使我大吃一惊)。

但是,要预测后资本主义世界会是个什么样子仍然是有风险的。会出现一些什么新问题以及重大的新问题将出现在何处,我认为,我们已经能发现并达到一定的或然率。在许多方面,我们还能描述什么是行不通的。大多数问题的“答案”基本上尚隐伏在未来的胚胎之中。我们能肯定的只有这一点,那就是,这个经过当前对其价值观、信仰、社会和经济结构、政治概念和制度甚至世界观作重新调整而再现的世界将不同于今天任何人所能想象的任何世界。但是,在某些范围内,特别是在社会及其结构之内,基本转变已经发生。新社会将是一个非社会主义社会,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这两者几乎是肯定的。同样肯定的是,它的主要资源将是知识。这还意味着它将不得不是一个有多种组织的社会。同样可肯定的是,在政治方面,我们已经从具有400年历史的主权的民族国家转化为一个多元的政体,其中民族国家将不再是政治一体化的唯一的单位。它将只是我称之为后资本主义政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仍然是一个关键部分。在这种我所称的“后资本主义政体”中,跨国的、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和地方的甚至部落的结构既竞争又共处。

这些情况都已经发生。所以它们是可以加以描述的。而这亦正是写本书的目的。

后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政体

仅仅几十年前,每个人都“知道”,资本主义社会之后肯定会

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社会。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社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社会。但是,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知道,或者至少意识到,发达国家正在走出任何可以称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市场肯定仍然是经济活动的有效综合者。但是,作为一个社会,发达国家也已经进入后资本主义。它正在迅速成为一个新的“阶级”社会,并以一种新的中心资源作为其核心。

资本主义社会受两个社会阶级的支配:拥有并控制生产手段的资本家和工人——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称之为“无产者”,他们被人视为异己、被剥削而且依附于人。正是在1883年马克思逝世那年开始的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在每个发达国家达到高潮的“生产力革命”,其结果是无产者第一次成了“富裕的”中产阶级。1950年左右,产业工人不再是“无产者”,但仍是“劳动力”——似乎支配着每个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社会。但是,随着“管理革命”的开始,制造业蓝领工人的数量开始迅速下降,而其权力和地位则下降得更厉害。到2000年,将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传统的制造和运送商品的工人占到劳动力总数的六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以上。

资本家达到其顶峰可能甚至更早——在本世纪之交,肯定不会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自那时起,没有人能在权力和名声方面比得过美国的摩根、洛克菲勒、卡内基或福特,德国的西门子、蒂森、拉特瑙、克虏伯,英国的蒙德、肯纳德、利华、维克斯、阿姆斯特朗,法国的德文德尔和施奈德,或控制日本大财阀的家族,三菱、三井、住友这样的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已全被“职业经理”^①所取代,这是管理革命的第一个成果。当然,现在仍有许许多多的富人,而且他们仍然在报纸的社会版面上占有

显著的位置。但是,他们已成为“著名人士”;在经济上,他们几乎已无关紧要。甚至在商业版面上,所有注意力都已集中在“雇员”即经理身上。所有关于金钱的议论都是关于这些本身钱不多或者一无所有的雇员的“超额薪金”和奖金的。

在发达国家,养老基金而不是老牌资本家,日益控制了金钱的供应和分配。在美国,1992年它们拥有该国大企业一半的股本以及这些公司几乎一半的固定债务。养老基金的受益人当然是这个国家的雇员。如果按马克思下的定义,社会主义被界定为生产手段雇员所有制,那末美国已成为最“社会主义”的国家——同时仍然也是最“资本主义”的国家。养老基金由一批新型的资本家、不露面不知名的支取薪金的雇员、养老基金投资分析家和有价证券经理人员所管理。

但是,同样重要的是,现在真正控制资源和绝对是决定性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或劳动力,而是知识。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划分是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而不是资本家和无产者。

向知识社会转变

向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我第一次写到“雇员社会”,实际上是在1950年以前^①。10年后,

^① 最好的记述见诺阿尔弗雷德·钱德勒的《可见的手》(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尽管该书论述仅限于美国的制造业。

^② 见我的《新社会》(1949年)一书。